文藝

南通報附刊 第三十一號

爲表揚萬里公義烈徵詩文啓

明竹軒

嗚呼。舉酒酬望之之墓。至異代而花繁。乘槎求舜水之文。念勝朝而稿定。振古如斯。其又何怨。吾宗萬里公之義烈。故老相傳。謂思陵殉國後二年。公與邑人殺滿清所任知州李喬軍。至苦戰不能敵。城將屠。公獨自首。遂遇害。全州以免。而州志則謂與蘇如轍李衆劫殺李後。皆走死。餘黨悉平。志成於清世。忌諱滋多。事實變易。蓋亦宜然。淇幼聞城東祭祀壇前十餘圍之大槐。爲明家物。不知其究竟。少長。聞槐故在公宅中。宅以沒入官而圮。既又徵槐前多明氏墓。蓋遺址易爲墓地。而其後鄉里以嘗屬之官。遂亂葬成叢冢焉。年來訪軼事於縣人。久弗能得。昔者友人曹君覺以聯語輓白雅雨烈士。有云以顧冲菴之威嚴。成明萬里之義烈。吾通二百年。乃見三人。亦本故老言也。伏念公生平。望異閣公。且未受清室濫加之謚。勢非洪氏不能壯金田起義之名。而匡復於前。成仁於後。寸磔一身。所全萬億。謹畧具舊聞以告。用乞弘著。彰其前烈。藉光家史。亦補志書。不勝悚惶迫切。叩首待命之至。

錢姜太夫人明年壽七十其子海于魯南備述勞苦先期徵文爲賦長句一首

后姚

讀書負米人生樂。少陵歌詠孟氏園。子今此樂難兼併。有母無父泣深恩。罔父年少好施與。母亦相助無怨言。壯年遘疾天肆虐。陟岵一望聲暗吞。兄弟姊妹時幼弱。惟母鞠育賴生存。有弟娶婦同天闕。遺雛孤苦難具論。吾母撫之一如子。祇今扶床並諸孫。孀居忽忽三十載。日月來往如電奔。里媼古稀例爲壽。況以苦節光吾門。世間文字最難滅。傳之子孫矢勿諼。我聞此語深歎服。彝倫百世支乾坤。時移世亂尚奇詭。務華往往絕其根。德門舊事吾能說。祖父孝行夙所敦。(君祖父舉孝子) 禮義濡沐家餘慶。冰霜凜冽天回溫。東野何須傷寸草。北堂早已樹之萱。明年麥熟鮒魚美。試歌下里侑清樽。

榮縣趙堯翁南通徐貫恂來詩皆有興化李先生之語巧用曝書亭集題多緣讀書既富取譬不遠將告堯翁詫爲奇事也和答貫恂

鱘叟

高門東海鬱嵯峨。欲署嘉名作寶摩。(明徐石麒字寶摩) 不分竹垞撏撦盡。請將詩語示羊何。

小極猶能強賦詩(君詩作於病中) 梅花消息隔年遲。傷春行藥才人事。莫遣霜華上鬢絲。

靖陶屬題看雲樓覔句圖

松岑

句在吟邊覓取難。看雲樓上對青山。殘年風雪梅舒萼。搔首詩成鬢未斑。

屈宋曹劉我未攀。支離傲骨寄塵寰。天荒地老今何世。早向仙人覓大還。

和諸貞長

个簃

野雲因樹碧。海氣浴人寒。孟夏雨初歇。青天飢一看。枕疑仙借早。詩和路行難。臥聽篙師說。如經十八灘。

承範九惠舊京印泥賦詩申謝

敬之

與子神交久。鴻泥結墨緣。憑茲金石契。使我姓名鮮。北地烽猶熾。南天月正圓。懷人難入夢。此物最情牽。

壽陳君桂山五十

慕逸

弓冶承先業。懷才隱市鄽。娛親戲萊綵。教子守芸編。友愛元方竺。辛勤德曜賢。家庭多樂事。積善慶綿綿。

筵敞小春天。梅開庾嶺先。花如塵外客。人是酒中仙。湖海饒豪氣。岡陵祝大年。懸弧逢五袠。錦句滿雲牋。

悲歌示劉中隱

美蓀

舉酒爲君歌明月。明月東窺復西沒。誰知其間桂能發。我生幾見月生輝。莫使照影須臾滅。古來萬乘盡稱意。河山坐擬千年閱。方憐歌吹章華盡。俄聞哀筑辭宮闕。秦皇不遇授藥仙。茂陵徒見封枝。雪蚍蜉螗蛄寄朝暮。況其下者亦何說。拔劍歌路難。路難崎嶇君莫越。迴袖舞陽阿。陽阿態妙君須悅。高歌傞舞歡未終。別有哀抱幽難輟。斷絲絲還結。斬憂憂不絕。壯士一擲寶刀折。君不見崐崙萬尺亘古今。留與人間作愁骨。又不見黃河水分九道流。長與天地終嗚咽。

道德經集聯(八)

怡生

道尊德貴。莫之命。
天長地久。不自生。
道隱無名。中有象。
樸散爲器。歸其根。
多言數窮。不欲以靜。
强行有志。惟道是從。
天下無道。正爲奇。善爲妖。不可致詰。
善人之資。柔勝剛。弱勝强。是謂習常。

石遺室詩話(三十)

陳衍

前數年余避兵至上海。有絕句述朱古微同年歲言渴望余至云。故人情重託詼諧。果爾相逢笑口開。回首三年飢渴意。只除祝汝避兵來。雁汀第一首末二句可謂貌異心同。墨史又疊韻三首。第二首云。敢比空堂奉客時。屋椽仍舊是卑枝。盤飧有幸供高士。又入彭衙工部詩。雁汀疊韻云。澗泉萬石響琳璆。不到於今又幾秋。尚欲招邀雲頂去。留雲洞裏紀清遊。奈此風聲鶴唳時。安巢慚愧屈低枝。尚教移向吳莊住。吾浩堂添別集詩。(紀石青寓吳莊著有吾浩堂詩集) 場老空留釣石存。(禾山有陳場老釣磯) 衣冠族望尚追源。(廈門志有云陳氏衣冠族) 能紓長者來遊轍。地以人傳並一門。唐陳黯以久不第稱場老。此詩原唱璆韻難押。余疊韻不工。乃避而倒次原韻(今不錄) 碩士柯榮試亦公廨居停主人。故第三首次韻云。冬來臥病困蓬門。至誼能敦讓子源。函電交馳嗟不與。願公諒我失溫存。語朴質可感。或疑溫存字近纖。不知司空表聖詩云。地爐生火自溫存。不過送煖之意而已。墨史第三首云。邱陵從上叩禪門。海闊天空悟性源。小坐鴻山懷雁侶。高攀雲頂約猶存。此首言同遊鴻山寺。末指雁汀約遊雲頂巖也。碩士又疊韻第三首云。洪濟山高峙鷺門。滄翁聞說約探源。護君捷足同登去。休笑良夫一跛存。或疑跛是卻克。不知穀梁定本作良夫。

雲頂巖爲廈門衆山最高者。雁汀招同墨史文典(陳沙)往遊。始以小車走十里。至禾山一路。彌望稻田。間以陂塘。頗有江南風景。過陳場老釣磯。憩商業學校。肩輿入山數里。先造雲頂寺。俯視衆山皆撲地如土阜。雁汀載餅餌鼎肉。飽飯於寺。僧復行數里。登絕頂覲日臺。歸各有詩。余云。百怪千奇石刺天。九溪十澗恍鳴泉。(初入山極似杭州九溪十八澗) 平橋忽向蘆碕轉。仄磴剛容竹轎旋。拔地衆峯都俯伏。有亭絕頂倘高懸。一層更上觀雲海。始信巖名不浪傳。墨史云。正是晴明作好天。雨餘來聽四山泉。短筇直上身差健。衆壑迴看眼欲旋。古寺峯腰原陡絕。方臺巖頂更孤懸。茫茫雲海開奇境。要仗詩人筆與傳。雁汀云。海外林巒別有天。遙從樹杪走流泉。剛欣陟巘翻原降。每到臨崖又折旋。古寺已無平地著。高臺直向半空懸。衆山覽小披新詠。岱嶽端憑杜老傳。文典云。出遊恰值好晴天。杯飲欣陪試聖泉。臺迴日斜猶映帶。洞幽雲住若周旋。入登絕頂山皆向。石聳危屏樹半懸。不爲催歸風雨急。僧樓題句早爭傳。於雲頂巖之高。皆寫得出。墨史旋韻較新。碩士句云。高臺下視芳洲小。大海中分白鷺旋。余有雲頂巖回謝雁汀詩。雁汀和韻作在前。四句云。爲上禾山第一山。高軒特地過柴關。分齋何敢方前哲。擅壑猶堪老此間。墨史和韻作在後。四句云。片雲應爲僧龍至。(石丈生丙辰。自言登山多遇雨。余曰。雲從龍固應爾) 細雨能催倦鳥還。頗怯詩筒傳絡繹。難將步韻比躋攀。

蔚濱與綺秋夫人以亦歡室敲詩圖命題即次元韻

師鄭

如玉同心歌宴爾。探珠摘頷意欣然。紫琅山色描張筆。錦瑟詩篇作鄭箋。諷諭偶成新樂府。神仙合住大羅天。隱居陶翟風流在。妻饁夫耕別後前。

如今行

谷蓀

季家市東曹家堡。我曾避兵歲丁卯。當時視比武陵源。如今鷄犬不自保。萬里一雲空作陰。斯須變幻天沈沈。坐看百草日枯死。那得留名待甘霖。

書嘆

劍侯

憶昔當年亦自雄。愁添翻手已成空。早知萬物爲芻狗。枉託千辛作蓼蟲。無再古今真易盡。有生憂患本難窮。何如瀟灑從漁釣。烟水豪吟學放翁。

性之自海外來書語用駢偶輒效其體復之

未翁

得奉惠言。藉譜近況。敞絳帷於瀨濼。著皂帽於遼東。草玄奇文。授之門下。杏紅舊集。庋之梁間。儷語欲奪花妍。吟聲時宕松響。六朝綺麗。陳髯爲易羨名家。一字推敲。島佛是昌黎高弟。而且驚濤百詭。絕島一新。足以發其英思。攄茲乏抱。誠越疊之佳境。亦羇士之快遊。聞君居停。爲吾同譜。比算旗翼。頤光山樊。居期樂以永年。衞武耄而耆學。名賢踵起。陰惠耳鳴。不意衰時。猶存遺若。撿冊七年之齒錄。舊雨都稀。隔三千里之音塵。高風莫接。即睎代陳鄙悃。並贈小詩。聊抒下里之詞。以博高年之粲。僕名悲蘇過。才退邢迎。閒居則枯坐如僧。老態已睡湊於世。近復足恙驟發。心知罕來。每念文字之交。輒曾離索之感。足下豪情未減。丘什必多。倘荷詒璚。俾紓結轖。效顰作富。引睇馳思。

流星
第二卷 第七期

明月依依近舷前

——客中雜記之一——

唐雪蕉

「天空中唯有月是最幽美的！」我不知從何年何月起，就得了這個結論，至今還不曾有絲毫的變更。

鮮艷的霞，絕似仙女的舞衣，大家久已公認爲最美麗的了；然而我覺得她那種胭脂般的色彩，似乎有輕薄，妖艷的嫌疑，不及明月之清白，含有聖潔的光輝。

彩麗的虹，好像舞女用的飄帶，緊束着碧淨無雲的青天，無用說，大家以爲是最美麗的了；然而我總覺得她是個魔女，——善于變幻的魔女，而不是一位溫柔和藹的仙子。如要比仙子，只有在蔚藍的天幔之後，含笑着，露出玉容的月兒，當之無愧！

閃鑠的星，如美眼流轉，嬌媚，玲瓏，誰也認爲可愛的；然而我覺得她不及月這樣冰清玉潔，品貌雙絕！星好比是個小孩，月是一位少女；小孩子活潑，伶俐，固然可以逗人垂愛，而少女那種驕羞的神態，却最足以令人懷想的！

幾經比較，我才得了這個結論；幾經選擇，我才棄掉一切，而獨獨地愛了月！

每逢月圓之夜，我常喜徘徊水際，暗將縷縷幽情，訴諸嬌美多情的明月。

五月二十一日五時，我與徐王二君乘大德輪赴揚州，出席蘇省實小聯合會，未去之前，就想趁此機會，飽賞一次江中的明月，——我是如何的歡欣鼓舞，抱着無窮的希望呀！

那知事與願違！已是夜上八九點鐘了，天空中仍舊蓋滿了雲霓，江風任情的吹拂着。我站在船舷上等着，等着，終不見明月的倩影。

『明月呀！我這樣熱情的等待你，而你竟搭出驕貴的架子，故意的躲在層雲之後，唉！你也未免太……』我失望而有些埋怨了。

同時腦中又起了一種相反的思潮：『這那能怪明月呢，這是雲小子的惡作劇，偷偷地將她藏匿起來了，你應該恨雲，你應該與雲爲敵，何能寃枉無辜的明月呢！』我這時可惜手中無一把長帚，否則定將層雲掃盡，使我得一窺明月的芳容。

江輪破浪前進着，江風鼓力吹拂着，我敵不住寒氣的侵襲，只好快快地退入艙中，也不妄想與明月會晤了。

因爲日裏太辛苦，往舖上一倒，就昏沉沉地睡熟了。一覺醒來，已是午夜。艙小人多，悶熱不堪。想推開艙門，放些凉風，可以暢快些。開門一望，啊喲！月兒正依依地靠在舷前，臉兒笑嘻嘻的。這時我說不出的喜悅，同時又感着無限的慚愧，自悔先前錯怪了她！假使她眞的惱了我，而不願見我，這時是決不會顯出親熱的樣兒，靠在舷前的。

我倚着鐵欄，一面向她陪了罪，一面和她暢敘了一番。

她面色有些橙黃，如病後倦食的少婦，倩影在水波中搖晃着。我起了憐惜之念，怕她爲我勞了神，或是吹了風，反願她早些歸到玉樓安息去。而她却勉力的支撐着，直到我回艙之前，還站在碧空之中，向我含笑的俯視着。

「甲蟲先生」(續)

——一個小學生的日記——

虞娃投稿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今天沒有上學，寫了一封信。

張老師：

我知道老師回府之後，心緒一定不安寧的，我應該報告幾椿歡樂之事，或是寫幾句安慰的話，使老師心中可以暫時舒暢些，苦惱減輕些，這才是正當的道理！然而我那裏寫得出呢！我不願捏造事實，來誑騙老師，更不肯說些矯揉造作的話，欺瞞老師。請老師原諒我是個小孩，不能如大人樣的懂得「世故」！

自從與老師別後，只有悲傷！只有苦惱！我已流了幾次的淚！昨天倚在枕上，竟把枕頭也濕了一大塊。我想老師這時一定要問我：『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傷呢？』唉！說來是與老師有關的，——是爲了老師寫的那張字條呀！老師呀！你覺得奇異嗎？一張簡單的字條，怎麼會使我這樣悲傷，這樣苦惱，這樣痛哭流涕的呢？且讓我含着眼淚，告訴老師罷！——我本不願將這不幸的消息，使老師知道的，生恐老師爲了我多一層苦悶。後來再三思維，覺得這事對於我的前途影響非常重大，我這時好比一隻孤舟，在茫茫大海之中漂流，究竟應該往東或是往西，有待老師的指示！我深知老師平時是把我另眼看待的，對於我的前途希望很大的，這時一定可以諒解我的苦衷，而加以懇切的指導！

事情的發生，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是由於老師那張字條：當星期二上算術課的時候，單先生問我們，張先生回去了，國語課沒有人上，爲何不到算術教室補習算術。我說：『張先生在條子上寫着是星期三，四的國語，改上英語，其餘的時間，隨各人自由溫習國語，所以沒有到算術教室補習算術。』而他不信，盛氣凌人的又問鄭芳：『張先生條子上究竟怎樣寫的？』芳見了這種情景，只好迎合他的心理，說：『星期三，四的國語改上英語，其餘的時間，隨我們自由溫習功課。』她這樣一答，恰如火上加油，他的怒火直上九層樓。罵我不誠實，罵我只做張老師的功課，而把他的功課，置之不理。還有許多話，我們做學生的也說不出口的，他竟拿來在教室中當衆說出來了！我當時本可辯駁，委實老師的條子是這樣寫的，我並不多添一字，何能說我說謊呢！但是回轉一想，他這時好像一隻瘋狗，何必踏着他的尾巴，再給他咬一口「呢」！就伏案大哭了一頓。其餘幾課也沒有上，就提着書袋回去了。

到家又哭了一頓，母親問我爲了什麼事，起先我不肯說，後來被她追問得沒法，心想她是我的母親，做女兒的，怎可瞞母親呢，就把這事發生的源委告訴她了。她聽了，非常氣憤，叫我轉入M校，免得再受他的氣。我覺得母親的話也不錯！我平時受他的氣，總算受够了，好像一隻瓶裏面的水已裝滿了，萬萬不能增加了！

但是眞的叫我脫離本校，就要與多年相聚的老師以及許多同學分開，我又有些捨不得！我又有些留戀！尤其是對於老師！因爲老師平時爲我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來個別的指導我，使我學業能有現在這樣的成績！這事眞叫我進退兩難，不知孰是孰非，請老師在百忙之中，分出一部分時間，爲我計劃一下！明知是不情的請求，而竟這樣不客氣的說出來了！老師呀！請你原諒我是個小孩子！她不會說客氣話！老師呀！請你憐念我是個小孩子，自己無能力解決自身的問題！

今天眼睛還紅腫着，我也沒有去上學；我要等待老師回音之後，再決定上那一個學校。我想老師爲了我的學業起見，一定即刻就會有回信來的！老師呀！你的學生，正凝視着西方，等待你的福音呢！

祝老師闔第安康！

你的學生虞娃謹上。

四月十七日　(完)

絹

心水

是個星期日，同居的人，都逛馬路去了；室中靜悄悄地，只有他和漁在專心的看書。——其實那裏眞在看書，不過各人面前擺着一册書，外形上好看些罷了。暗地裏，四隻眼睛却時時離開書本，在互相的窺探着。有時四隻眼睛的光線恰巧成了直線的時候，大家倒覺得有些難爲情。尤其是漁，嫩白的面頰上，要陡然的印上了兩朶紅霞。羞澀的一笑，扭妮地轉過身去，背向着他。

一條印着紅花的手絹，當她轉身的時候，給籐椅上的籐一絆，辭別了袋口，飄飄地降到地上。

他本來是躺在籐椅上看書的，看見她的手絹落下，連忙坐起，俯下身子，輕輕地拾起。玩視了一回，又在鼻子裏嗅了幾嗅。

『好香呀！』

她回轉頭來，看見絹鑽到他手裏，嬌羞的撲過去，要想搶回來，但是那裏搶得着呢！他早已將絹藏起來了。

『幸虧你還是……怎麼好意想拿人家的絹！』說話的時候，仍舊帶着笑容，顯然不是眞惱呀！

他却嘻皮笑臉的從袋中拿出一塊手絹，緊握於拳中，輕輕地放在她的手裏。

『不要惱了，還給你！』

她一看，不是自己的，却是一方素絹。她知道他的用意，向他斜睨了一眼。心想不收受罷，有負人家的美意！收受了罷，似乎有所未便，眞是兩難了。後來她把它放在原來就敞着的抽屜裏了，也不想追回自己的絹，便坐下來仍舊看書去了。

他無心看書了，又把絹兒取出，吻了一回，嗅了一回，縷縷地幽香，——也許還有肉的氣味，薰得他……

再向抽屜裏一望，絹已不在了，他知道她已把它藏起來了，心中更起了一種勝利以後的快感。

這是三年前的事，他不知怎的，又驀然的想起。現在那塊絹兒還好好地藏在衣箱裏，但是送絹的人呢？……他一陣心酸，灑了幾滴清淚！